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甲志 卷第十六

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、字達可，秀州華亭人。為官職時，因病入冥府，俟命庭下。四人坐其上，西向少年者呼曰：與它檢一檢。三人難之，少年曰：若不檢如何行遣。三人曰：渠已是合還，何必檢。恐出手不得爾。少年意不可，回呼朱衣吏諭意。吏捧牙盤而上，中置紅黑牌二，紅者金書善字，黑者白書惡字。少年指黃牌，吏持以去。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，一秤橫前，兩首皆有秤。吏舉簿置東枱，枱重壓至地，地為動搖。衛立不能安，三人皆失色，曰：向固雲不可檢，今果爾奈何。少年亦慘沮有悔意。須臾曰：更與檢善看。吏又持紅牌去，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。一朱衣道士，捧玉盤出，四人皆起立。道士至，居而坐，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箸大。吏持下置西枱，枱亦壓地，而東枱高舉向空。大風歛起，卷其紙蔽天，如烏鳶亂飛，無一存者。四人起相賀，命席延衛坐。衛拱手曰：仲達年未四十，平生不敢為過惡，何有簿書充塞如此。少年曰：心善者惡輕，心惡者惡重。舉念不正，此即書之，何必真犯。然已灰滅無餘矣。衛謝曰：是則然矣，敢問善狀何事也。少年曰：朝廷興一工修三山石橋，君曾上書諫，此乃奏也。衛曰：雖曾上疏，朝廷不從，何益於事。曰：事之在君盡矣，君言得用，豈只活數萬人命。君當位極人臣，奈惡簿頗多，猶不失八坐，勉之。遂遣人導歸。衛後至吏部尚書，徐專說聞之於衛仲子臧。

鬱老侵地

鎮江金壇縣吳乾村，張鬱二家鄰居，後為火焚，皆散而之它，所存惟空址焉。同邑湯氏子，病熱疾死，至有司雲，當復生。今出門，需送者，至門外，見市廛邸列，與人世不異，遂坐茶肆。時鬱氏之老，死已十餘年矣，相見如平生，喜曰：數日聞公當來，故候於此。今知得還，將奉托以事，吾家故宅，頗憶之乎。曰：然。鬱曰：生時與張氏比鄰，吾屋柱址，已盡吾境，而簷溜所滴者，張地也。吾陰利其處，巧訟於官而奪之，凡侵地三尺許，張翁死，訴於地下，吾既伏前愆，約使宅人反之，然二居皆已燬燼。張既轉徙，吾兒又流落建昌，為南豐符氏婿，幽明路殊，此意無從可達。公幸哀我，煩一介諭吾兒，使亟以歸張氏，作券焚之，吾得此則事釋，復受生矣。湯許之，少焉送者到，即告別。既蘇，呼張氏子語之故，答曰：昔日實爭之，今已徙居，無用也。湯以鬱所囑，不忍負訖，遣報其子，取券授張，而書其副焚之。它日夢來致謝，湯乃致遠長子。

車四道人

蔡元長初登第，為錢塘尉，巡捕至湯村，薄晚休舍，有道人狀貌甚偉，求見，蔡平日喜接方士，亟延與語，飲之酒而去。明日宿它所，復見之，又明日泊近村，道人復至，飲酒盡數鬥，懇曰：夜不能歸，願托宿可乎。蔡始猶不可，其請至再，不得已許之，且同榻，命蔡居外，已處其內。戒曰：中夜有相尋覓者，告勿言。蔡意其奸盜亡命，將有捕者，身為尉，顧匿之不便也，然無可奈何，輒轉至三更，目不交睫，聞舍外人聲，俄頃漸眾，遂排戶入，曰：車四元在此，何由可耐，欲就床擒之。或曰：恐並損床外人，帝必怒，吾屬且獲罪。蔡大恐，起坐呼從吏，無一應者，道人安寢自如，撼之不動，外人云：又被渠彈了六十年，可怪可怪。咨嗟良久，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，雞鳴乃寂，呼從者始應，問所見皆不知，道人矍然興，謝曰：某乃車四也，賴公脫此大厄，又可活一甲子，已度世第三次矣，自此無所患，公當貴窮人爵，吾是以得免，如其不然，與公皆死矣，念無以為報，吾有藥能化紙為鐵，鐵為銅，銅為銀，銀又為金，公欲之乎。蔡拒不受，強語乾汞之術，曰：它日有急，當用之。天且明別去，後不復見。蔡唯以其說傳中子儵，蔡死，儵家竄廣西，賴是以濟，蔡之客陳丙，嘗為象郡守雲然。

女子穿溺珠

湖州人王概，紹興十六年八月，赴邵武建寧丞，宿信州玉山驛，便溺已，且就寢，見美女在旁，探手虎子中，拾碧粒如珠者三四顆，串以紅縷，掛頸上，概驚問汝何人，已不見，自是每溺，其旁輒地裂，女子盛服出，或器內，或匱廁，必得珠乃沒，概日以困悴，豎巫束手莫能療，幾二年久，女所穿累累，繞頸至腹數十匝，其後珠益減，至才一二顆，而色漸白，女慘容謝曰：得君之賜厚，吾事濟矣，但恨傷君之生，無以報，當亦徐圖之，再拜而去，概是夕不復溺，翌日大汗而卒，三事亦徐搏說。

李知命

李知命，建昌人，紹興二十四年八月，宿豫章村落，就枕未睡，月色皎然，見窗外人往來，少焉回首與窗對，如一男子緇巾汗衫而立，恍忽間已入室，李疑其盜也，熟伺所為，俄至前，繞床而行，床之東北皆距壁，而某人行通無所礙，方和鬼也，如是十餘匝，徑揭帳執李項，李有膽力，舉手承之，復以左手來，又與相拒，欲大叫，而喉中介介如咽，良久方能呼，兩僕同應曰：喏。李曰：常夕叫汝，數聲不一應，今何謹如此，既不寐，胡不早覺我，皆曰：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，相撐拄甚力，欲起則足不可動，欲叱則氣不得出，適聞主公之聲，男子始去，某等方得能言耳。

光州墓怪

光州士人孔元舉，居城外數里間，每入城，輒經亂葬塚，常日詣州學，晨往暮歸，必過之，一夕歸差晚，日猶銜山，聞有人高誦維葉萋萋黃鳥于飛之句，至於再三，審其聲當所行道上，少頃差近，則聞聲在墓間，回首視之，一物如蹲鴟，毛毳毳覆體，赤目豬喙，瞪視孔生，厲聲曰：維葉萋萋，孔大駭，亟步歸，即病，旬日死。

碧瀾堂

南康建昌縣民家，事紫姑神甚靈，每告以先事之利，或云下江茶貴可販，或云某處乏米，可載以往，必如其言，獲厚利，一日書來曰：來日貴客至，宜善待之，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，盡日無來者，將闔門，而一丐者至，即延以入，為具沐浴更衣，丐者雖喜過望，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已，懇請曰：雖乞丐至賤，亦惜微命，幸貸其死，主人告以昨日之故，丐者曰：若然，幸復致禱，將得自詢之，始焚香而神至，書九字於紙上曰：吁，君忘碧瀾堂之事乎，丐者觀之則悶絕，久之方蘇，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，與一倡有終身之約，憚父母不容，遂挾以竄，已而窮窮日甚，又慮事敗，因至吳興，游碧瀾堂，乘醉推倡入水，遂亡命行丐，今公家所致，蓋其冤也，言已復泣，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，自是不復事神雲，三事李紹祖說。

戴氏宅

常州無錫戴氏，富家也，十三郎者，於邑中營大第，備極精巧，至鑄鐵為范，度椽其中，稍不合必易之，又曳往來，無少留礙則止，歲餘將落成，夢士人東向坐堂上，顧戴曰：吾李謨秀才也，既寤，絕惡之，又數年，邑子李謨登科，戴嫁之以女，戴且死，囑其二子曰：汝曹素不立，必不能善守遺緒，此屋當貨於汝手，與其歸他人，不若歸李郎也，後如父言，以宅予李氏，建炎紹興間亂，盜數取道，邑屋多經焚毀，唯李宅巋然獨存，至今居之，謨、字茂嘉，嘗帥浙西，官至中大夫直寶文閣，外舅說。

二兔索命

予婦叔張宗正，家方城之麥陂，性好弋獵，其父祖塋側，長林巨麓，禽獸成聚，日與其徒從事，罟網彌山，號曰漫天網，一網所獲，亡慮數百計，不暇拾取，唯惡少年數輩，馳逐其上，壓死之，各分挈以去，雖風雪不止也，遭亂度江，紹興九年，隨兄侍郎居無錫，亦時時彈射自娛，嘗於明陽觀旁得一兔甚小，耳有缺，如攫傷痕，未幾感疾如狂，自取獵具焚棄，築道室獨處，忽見二兔作人言，其一曰：我為兔三百年矣，往在張氏東墳，張氏墳在方城者曰西墳，惟其父別葬曰東墳，為爾所殺，其一曰：我百八十歲矣，隱於明陽觀側，與樵人俱出入，嘗為鷹所搦，力竄得脫，傷吾耳焉，凡鷹犬罔罟，吾悉能避，不虞君之用弩矢也，今當以命見償，張遜辭求解，旁人悉聞之，病數月小愈，然默默如癡人，後十年乃死。

蒲大韶墨

閩中人蒲大韶，得墨法於山谷，所制精甚，東南士大夫喜用之，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，上方留意翰墨，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。

問何人·中貴人答曰·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·即擲於地·曰·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·可罪也·遂不復用·其薄命如此·自是印識只言姓名雲·大韶死·子知微傳其法·與同郡史威皆著名·夔帥韓球·令造數千斤·愆期不能就·遣人逮之·舟覆江中·二工皆死·今所售者·皆其役所作·竊大韶名以自貴雲·杜起莘說·

#### 昇平坊官舍

洪州昇平坊·一官舍多怪·紹興二十一年·空無人居·有鬻冠珥者·過後門·二婦人呼之入·遍閱所貨物·買二冠·先償半直·令自大門取餘金·鬻者信之·至前候伺·守舍老兵扣其故·具以告·兵曰·此空室耳·安得有所謂婦人者·率與俱入·堂宇凝塵如積·二冠高掛壁間·始悟為鬼·出視所償錢·亦無有矣·又一年·予族弟燿為江西漕屬居之·其姪城·夜被酒如廁·見桃樹下人白髮鬚鬢·身甚大·箕踞而坐·城方醉不問·及從廁還·尚如故·漸近漸小·僅高數寸·叱之乃滅·燿說·

#### 晏氏媼

晏元獻家老乳媼燕氏·在晏氏數十年·一家頗加禮·既死·猶以時節祭之·嘗見夢曰·冥間甚樂·但衰老須人挾持·苦乏使耳·其家為畫二婦人焚之·復夢曰·賜我多矣·奈軟弱不中用何·其家感異·囑匠者厚以紙為骨·且繪二美婢·它日來謝曰·新婢絕可人意·今不寂寞矣·明年寒食·家人上塚歸·復夢曰·向所得婢·今又舍我去·曰·何得爾·曰·初不欲言·以少年淫蕩·皆為燕三誘去·家人曰·燕三·人也·安得取媼侍女曰·亦已來矣·曰·然則當為辦之·不難也·明日相語皆大笑·燕三者·媼姪也·素不檢·自媼死·不復聞其在亡·遣詢之·果已死·遂復畫二老者與之·又來致謝·蓋前後五夢·而得二老婢雲·

#### 鄭峻妻

鄭峻·字敏叔·福州人·寶文閣待制閔中之子也·先娶王氏·生一女泰娘·王氏且死·執夫手·囑之曰·切勿再娶·善為我視泰娘·既卒·鄭買妾以居·久之·京師有滕氏女·將適人·鄭聞其美·乃背約納幣·一日將趨朝·尚未起·見王氏入其室·自取兀子坐床畔·以手掛帳·拊鄭與語死生契闊·且問再娶之故·鄭曰·家事付一妾·殊不理·不免為是·王曰·既已成約·吾復何言·若能撫養泰娘·如我在時·亦何害·吾不復措意矣·又語過去它事甚悉·忽曰·盛寵已來呼君·當上馬矣·遂去·鄭急問之曰·何時當再會·曰·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·鄭明日與其弟語·悲歎不樂·然卒婚滕氏·建炎初·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·買巨杉數千枚·如維揚·時方營行在官府·木價踴貴·獲息十倍·未幾·金虜犯揚州·人多竄徙·鄭以錢為累·戀戀不肯去·乃謀買舟泛江而下·而江中舟如織·不得前·又聞寇已至·急復入城·買金百餘兩·才出門·胡騎已在後·鄭乘馬馳去·一騎自後射之·鄭回顧曰·我鄭提舉也·不可害我·騎知其官人·追及之·投以刀即墜馬·騎取金而返·鄭創甚·困臥草間·僕走視之·已不可救·兩日死·鄭無子·去王氏所言正十年·二事尚定國說·

#### 化成寺

沈持要·為江州彭澤丞·紹興二十四年六月·被檄往臨江·過湖口縣六十里·宿於化成寺·已就客館·至夜訪主僧·僧留止丈室別榻·方談客館之怪·曰·舊有旅櫬在房中·去年一客投宿·望棺中有光·頗駭起坐·凝思諦觀·覺光中如人動作狀·愈恐·所居鄰佛殿·客度且急·則當開門·徑趨殿上·方啟帳伸首次·棺中之鬼·亦揭棺伸首·客下一足·鬼亦下一足·客復收足·鬼亦然·如是數四·客惶駭·知不可留·急走出·鬼起逐之·客入殿環走·且大呼乞救·群僧共赴之·未至·客氣乏仆地·幾為所及·鬼忽與殿柱相值·有聲鏗然·遂寂無所聞·僧至·扶客起·就視其物·則枯骨縱橫·碎於地矣·它日死者之家來·疑寺中人發其柩·訟於官·數月乃得解·

#### 吳公路